

孤
独
的
盲
歌

313.45
7:1



孤独的盲歌女

〔日〕水上勉著 于雷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新潮文库一九八〇年《はな暮れ女おりん》等书翻译

孤独的盲歌女

〔日〕水上 勉 著

于 雷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3,000 印张：8.625 印数 1—43,000

统一书号：10109·1641 定价：0.72元



作者像

前 记

本书选译了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水上勉先生的中、短篇小说五篇。

水上勉，一九一九年生于日本福井县滨海的一个寒村。父亲是修建寺院的木匠，家境贫寒，养不起四男一女，便在水上勉九岁时，将他舍到庙上做童僧。禅林九年，他受尽了欺凌和折磨，看穿了“净土”的虚伪与污浊，终于满怀怨忿而逃亡。他读过中学、大学，但中途辍学。后来从事过教师、行商等三十多种职业，进一步接触到悲苦的下层人民生活。他一直在穷困潦倒中，刻苦地练习写作。一九四八年（作者二十九岁），发表了小说《油炸锅之歌》，虽然引起了重视，但并不出色。此后他搁笔不写，沉默了十年之久。他偶读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点与线》，大为震动，一九五四年发表了长篇推理小说《雾与影》，后又发表了《海的牙齿》、《饥饿海峡》等等，立刻名震文坛，成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独树一帜的一流作家。然而，他却以因推理小说闻名而感到自卑，其后又精心地从事“纯文学”^①的创作。第一篇名作，便是

① 日本把侧重于故事、情节和趣味的通俗作品称为大众读物；把重视人物刻画、艺术技巧和生活感受的作品称之为纯文学。因此，与我国所说的“纯文学”概念有别。

一九六一年发表的《雁寺》，获第四十五次直木文学奖，被赞为“可入世界文学之林”、“将载于世界文学史册”……接着他又发表了《五号街夕雾楼》、《越前竹偶》、《孤独的盲歌女》、《红花物语》等一系列面对人生的文学作品，作家的声望，愈来愈高。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水上勉对中国的友好。沈阳，曾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已多次访华，目睹他笔下的贫苦人，在中国已经成为幸福的国家主人，他常常感叹和深思。

水上勉的小说突出的特征是：

一、大多数取材于闭塞的深山野岭、被遗弃了的穷乡僻壤。主人公较普通人还等而下之。是盲人、童僧、妓女、逃兵、乞丐、卖花姑娘……但他们心地优美，最配做秀丽山河的主人。然而人世给与他们的却只有不幸和死亡。悲剧的根源是得势的恶棍，是非正义的战争，归根结蒂，是不合理的社会。

二、侧重于抒发下层人心中的怨忿与凄苦，诅咒人生的不平。生活比北方的雪原还冷清；世途比岩礁上的鸟道还崎岖；前途比黑色的浪潮还昏暗。字里行间充溢着凄苦的泪，令人触目惊心。

三、作者长于通过细节和对话塑造人物性格，长于精微的心理刻画，特别是长于以情动人。他的抒情，既不同于淡淡的哀愁，也不同于炽烈的怒火；而是朴朴实实，如泣如诉，令人肝肠寸断。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被称为“水上调”。

《孤独的盲歌女》不仅在作者的全部作品中，即使在日本的当代作品中，也堪称感人较深、格调较高的佳作之一。小说描写一名盲歌女艰苦凄绝的非人生活。前三章，作者一如往常，交代时间、地点、背景、人物以及人物的经历，也许使人感到沉闷和拖沓。可是第四章末尾出现了穷苦出身的反战逃兵平太郎，作品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人物立刻光彩照人，调子也变得高亢明亮了。平太郎具有浓厚的阶级感情，对阶级压迫和侵略战争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他正是由于阶级同情感，才把任人凌辱的盲歌女看得最圣洁、最美丽；因此，越是爱，就越是不忍玷污她。而盲歌女心灵中的眼睛已经看清：平太郎健壮、善良，给她带来了一丝光明。他们以兄妹相称，心心相印。盲歌女的黑暗世界里倒有几分光明，而光明的大千世界反而漆黑一团；盲人反倒感谢生而失明，使他们有幸不看那目不忍睹的人间地狱。小说中这些描写感慨至深，催人心肺。

情操优美的平太郎终因冒犯“国威”而不被容纳于人间；盲歌女又靠着一支竹竿的寂寞响声，重踏那走不完的孤独旅程。

《雁寺》，描绘童僧和寄人篱下的妍妇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和尚庄严袈裟掩盖下的卑劣灵魂。这个中篇艺术结构和文字工夫都胜过作者的其他篇章。特别是描绘院门上的雁画、老树上的凶鹰以及山光水影等，都寥寥几笔，烘托得十分传神。

《酿酒工》，描写一对勤恳、善良、幸福的小夫妻，生

活逼得他们分离，厄运又逼得妻子死于心爱的丈夫之手。妻子含羞忍辱而亡，一句也不曾分辩；胎儿在棺材中诞生，默默地伏在母亲身边，更是一句也不曾分辩。

《水仙花》，写一个十四岁的卖花姑娘遭到美军暴行，投海自杀。日本官方竟遮遮掩掩，不敢声张。这个短篇写得很精巧，显示了作者的短篇才华。

《猿笼河畔的牡丹》，描绘一位城市姑娘，热爱乡村，忠于自己的丈夫，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但是战争夺去了丈夫的生命，绝望又逼得她投河自尽。这个短篇也写得入诗入画。那植根于石壁、红如牡丹的南天竹，令人想起郑板桥的诗：“咬住青山不放松，植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阶级压迫下的往昔日本，多少个家庭与个人悲惨得如此骇人听闻，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中，就会万户升平吗……

于 雷

1982年6月于沈阳

封面设计：许康铭

统一书号：10109·1641

定 价： 0.72 元

目 次

水仙花.....	(1)
猿笼河畔的牡丹.....	(17)
酿酒工.....	(41)
雁寺.....	(78)
孤独的盲歌女.....	(106)

水仙花



面临日本海的越前海角，断崖上开的是野生的水仙花。这种花草，叶细如剑，开出黄白二色小巧玲珑的花朵。即使在为数不少的冬季花朵中，也顶属它有一股清新之感，因而爱好的人很多。不过，“越前^①水仙”这种花草，是否由于它是野生植物呢，一见便知，它比城市温室里开放的同类花朵格外矫健，叶子的色泽也多带几分浓绿。也许因为它生长在风吹浪打的山岗，虽然看来矫健，但只因是野生，便不能不叫人觉得它格外地可怜。

近来北陆线^②火车一到达邻近越前海角的武生、福井等车站，总有人卖水仙。就是所谓卖花姑娘，把一束束带着球根的水仙装在满漂亮的铁丝篮子里，到各个窗口去叫卖。近来在福井县，已经把这种野生的花草命名为“县花”了。

① 日本古国名，今福井县东部。

② 北陆，日本古八道之一，包括若狭、越前、加贺、能登、越中、越后、佐渡等七国。北陆线，铁路线之一，自米原经由福井、金泽、富山，达新潟县的直江津。

不过，本故事里登场的卖花姑娘奇美子，是在这种野生花草没有这么引人注意的时候，生于沿着越前海角伸进敦贺约二公里的“四个浦”小部落立神村。她十七岁夭折，十四岁卖过水仙花。就是说她顶用的战后，立神村背后的野生水仙花，还不到可以去车站叫卖那么闻名，不过作为副业割一些来，用菰草叶子包好，送到敦贺或武生等地的商店，卖给他们作正月的供花用。水仙花开放的各村，因为面临断崖，耕地面积很少。庄稼户的副业惟有进山烧炭。由此可见，卖水仙花，不管怎么说，也许是很适宜于女子的副业。即使战时，一到了季节，便可以看见卖花姑娘一行远道徒步翻过越前的大山，走三里^①路去武生。

女人们多半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和二十七、八岁的少妇。她们穿着皱纹带花的棉衣，系着红色的挽袖背带，绑着护手和裹腿。看装束，宛如东京等地常见的来自越后卖解毒片的妇女。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们号称“背包姑娘”。就是说，把水仙绑成小把，用菰草叶子包好，装在麦秆编成的花篮里背在肩上。装得多的，竟然背着几十斤重的花束爬山越岭。

敦贺与武生的商店，因地处佛教信仰很浓的北陆线，所以有个习惯，一到正月，家家户户都拜佛。商人盼望少女们从海角边际挑来野生的花朵用作献佛之花的心情本也不难理解，但是，奇美子自从十四岁卖水仙花以来，有一个铺子

^① 系指日里。一日里约为八华里。下同。

处得好，那便是武生市河岸边的刃器批发商村上太助的商店。村上家的老板娘，年年都欢天喜地地买奇美子的水仙花。

奇美子虽然十七岁死亡，但她从十四岁，脸蛋就圆鼓鼓的，显得早熟。下嘴唇明显地兜齿，有一股收不住的媚气。对于一位卖水仙花的姑娘来说，这相貌有点过于美丽。村上老板娘一见奇美子进来，立刻让她坐在店前向阳的凳子上，给她端茶。

“远道而来，辛苦了。你早晨一定起得很早，几点钟走出立神村的呀？”

老板娘无意中瞥见奇美子满是灰尘的裹腿，又听说她孤身一人从偏僻的乡村踏着寂寞的路走来，她想象那遥远的山路，便不由得问了一句。

“三点钟起床。”奇美子回答说，“三点钟起来，和爸爸上山去拔水仙花。下山后就是五点钟了。吃过早饭，收拾收拾，走出村庄时是六点钟。”

老板娘望着跑了三里山路赶来的这个姑娘一张的确是健康的脸，问道：

“一路上道路好走吗？”

“从四个浦沿着海滨奔向米之浦，一到了河野就上山。海边的路因为岩礁多，有的地方太危险。雪天，大浪扑来，真吓人哪！常常淹没了道路呢。”

少女走过那么险峻的海滨路，背来的水仙花，却比街头花店里的花还低廉。难怪呀，野生植物嘛。也许就是仅仅给个

运费价哩。

奇美子年年十二月末都来，恰是武生镇各商店挂完了稻草绳^①的时候。这时，流过小镇的溪水已经很凉，清晨的岸边鼓起了霜柱。少女们喷着冷气挑来的水仙，托在手上，还保存着山野的芳香。粘在球形花根上的黑土还很湿，有一股潮水的气息。

二

那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奇美子和父亲仙吉上山，从一个个的球根上拔水仙。父女把足够一天卖的花束包在菰草叶里，便走下山来。惟独那天早饭时，女儿说：

“爸呀，枪声一响真吓人！”

无精打采的爸爸突然被女儿的话惊得一怔，问道：

“枪？那是怎么回事？有打猎的吗？”

“不是猎人，是外国兵。”奇美子回答说。

奇美子傍晚天早早就离开立神村。走到海滨时，从背后南条山脉宛如波浪起伏的山颠升起了朝阳。但是，道路在山阴，所以很黑。就在那昏黑的山阴，停着好几辆吉普车，是占领军的士兵扛着枪从敦贺市来打野鸭的。提起打野鸭，这

^① 日本风俗，新年门前挂稻草绳。

里的海岸据说在整个日本滨海区也是首屈一指的水鸭猎场。当时还是被占领状态，日本人是不会有人拿枪的。当地人充其量不过用所谓“大拉网”，就是在麦秆上涂了粘鸟胶，设在野鸭可能落脚的岸边，赤脚捉拿被胶住了羽毛的野鸭。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奇美子路过的道上外国兵打猎来了。

外国兵既有白脸的，也有黑脸的。奇美子不论看哪种脸，都好像很奇特。不仅眼睛发蓝，两腮还长了些毛，活象胎毛似的。手指上也长了些黑毛，看着很别扭。

奇美子中途遇见这些大兵，就躲着海边走。因为奇美子背着水仙花，有的美国兵便送给她一个微笑，却又说些不明含义的话当面耍笑她；或是吹着口哨，在窄道上摊开双手拦路。奇美子羞得满面绯红地走过去，美国兵也就不再追赶。他们大约是由于在寂寞的海滨遇见了可爱的姑娘，心里高兴才干那种事寻开心吧！

不过，奇美子对于美国兵肩扛的打野鸭的枪却非常恐惧。因为她还记得战时某日所发生的一件事：一位渔夫披着蓑衣，竟被进山的猎人误认为野猪而枪杀了。从那以后，村里纷纷传说：若是和野猪分不清，就要吃子弹。奇美子很担心，她用来包水仙花的蓆叶，近似鼠皮色，远远看来，会不会给当成野猪呢？而爸爸却说：

“尽管你说可怕，可是美国兵不会干那种错事吧？他们只不过要打日本的野鸭子吃吃罢了。”

那一天，女儿又背起水仙花走出家门，爸爸以往常一样

的表情相送。爸爸在炭窑里干活，今年秋天因为在山上负了伤，右腿手术后效果不佳，整个冬天陷于无所事事的境地。他能够去照料女儿采集点水仙花，就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了。他靠女儿挣来的钱偿还隔年的债。他怀着感谢的心情，恨不得合掌膜拜，送女儿出发。

女儿每逢走到奔往海滨的山崖拐角处，总要蓦地转过身来，一如往常地招手，面对村中自家房屋的方向微笑。然而，女儿的这一微笑，爸爸并不理解，是因为女儿的身后便是狂涛滚滚的大海啊！

大浪高声呼啸，拍打着岩礁。

三

是刃器批发商村上家的老板娘，发现来卖水仙花的奇美子面色比往年格外地苍白，眼皮也似乎浮肿。

“奇美子，你怎么啦？面色不大好呀！”

她让奇美子坐在凳上，趁柜伙计去取茶的工夫，直盯盯地打量卖花姑娘的装束，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反常，因为奇美子的衣着非常凌乱。

往常，她把护手和裹腿都分外绑得紧紧的。红肿的小手虽然露出冻伤，但她表现得很坚强。可是，惟独那一天，她连挽袖背带也没有挎，总觉得系衣带的样子也邋邋遢遢。才

老板娘目光阴沉下来。

“怎么啦？奇美子，你今天奇怪呀！”

奇美子的脸分外地红。

“没什么。”她说，立刻低下了头。

老板娘付过了买花钱，仍然观察奇美子的装束。突然，她觉得这位姑娘是个成熟的女人了。这是一种惟有上了年纪的妇女才能觉察得到的直感。想到这，老板娘对奇美子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小心点，回家去吧！”老板娘说。奇美子只一边脸露出笑容，背起菰叶包的水仙花，又到另一个主顾家去了。

奇美子第二天依然面色苍白，总是打不起精神。最先发觉姑娘这种变化的，是脚有毛病的爸爸。仙吉首先怀疑奇美子把空菰叶挂在堂屋，在门前的溪水里洗罢了手，为什么不象往常那样用喧闹的声音讲主顾们的故事，或是讲途中遇到的村里人的趣闻。

女儿黑天才回来。仙吉便拖着一只瘸腿，烧起地炉，做好晚饭，等候女儿归来。这已经成了习惯。铺了杉树皮、压了些石头的屋顶，由于海面俄然袭来的风，不住地颤动。在五度灯光下，饿肚子的女儿坐着，闷闷不乐地拿起筷子。爸爸见了，说道：

“小奇美，你怎么了？脸色难看啊！”

“啾！”奇美子摇摇头，“没怎么。爸爸，什么事也没有。”

“天冷了。若是感冒，就不能去镇上啦，不注意点可不

行哟！”

这时，成了鳏夫的爸爸立刻想起早已死去的奇美子的妈妈。奇美子很象她的妈妈，这又加深了他的回忆。他想：若是她妈妈还活着，就不会叫女儿吃这么大的辛苦。爸爸嘴角瘪了下去，满心欢喜地瞧着奇美子的好食欲：在这样情况下，还连吃了三碗饭。

“怎么样？美国大兵仍然扛着枪到海边去吗？”

刹那间，奇美子手里的筷子静止在空间，挟起的一块咸菜落在饭碗里。过了一会儿，她说：

“有！”

“是吗，都是乘吉普车去吗？”

“哦，把吉普车停在海角尖端，藏在岩石后边，等野鸭飞来。”

“打下来的野鸭谁去取？”

“听说河边的村子里，渔夫们在阳光明亮的日子，就把船划到海上去。”

“啊。”仙吉的表情似乎说，只要脚一好，划划船这么点活还是做得到的。他又问：

“听说还有黑人大兵，是真的？”

“有。”奇美子答道。这时，不知为什么，奇美子打了个寒噤。仙吉瞧着女儿恐怖的脸，立刻张口大笑道：

“我说过枪是令人可怕的吧？不过，枪是用来打野鸭的，所以你不必那么怕它。”

奇美子一直擎着筷子不动，是一副别有心事的神色。